

亞細阿

著夫涅格屠
譯怡胡



關於屠格涅夫

伊凡·塞蓋維茨·屠格涅夫 (Ivan Sergeevich Turguenlev)，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於俄羅斯的厄略爾省 (Orel)。屠格涅夫的母親 V·P 屠格涅夫夫人，比老屠格涅夫大了五歲，是一位貴族的千金，她不但從家裡帶來了一片廣大的土地和五千名農奴；也帶來了她千金小姐好弄權術的天性，就因為這兩件法寶，不特老屠格涅夫成了家裡的可憐蟲；而屠格涅夫也被她控制了半生，直到四十二歲，才完全脫離了他母親的拘絆。

在屠氏四歲左右，他的父母便帶着他離開了貧瘠的俄羅斯到西方去旅行，歷經德、法、瑞、土等地，舉凡外界的物質文明、自然景色、人文風物，都在幼小的方寸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之，他後來的作品，便能完全擺脫狹隘的俄羅斯的民族觀念，他對當時俄羅斯文壇上標榜的明戶之見極端討厭，他嫌惡農奴制度及對沙皇的盲目崇拜，而毫不保留地在他的作品中予以嘲弄與譏諷；當他的「獵人日記」(Annals of a Sportsman) 出版，便被視為抗議農奴制度的代言人，開罪了俄羅斯統治當局的官吏，一年以後，當他為文悼念已故的果弋里時，立刻便被逮捕，

而遭遇了黑暗的文字獄。

恢復自由之後，屠格涅夫開始了他的遊居生活，但他的寫作熱忱，却更爲勃騰奔放，先後出版了「羅亭」、「貴族之家」、「父與子」、「煙」、「處女地」等等。這篇「阿細雅」是描寫一個受過愛情刺激的青年，在流浪異國的途中，遇到一位俄羅斯的熱情奔放的少女，而彼此產生了純淨無邪的情愫，惜因爲男主角優柔不決，而變成了淒愴的結局。它告訴了人們：幸福沒有明天，不是昨天，不是回憶過去，也不是夢想將來，祇有把握現在，把握那觸發幸福的瞬間，才不會讓他從你的身邊輕輕地溜走。

——編者——

一

我那時差不多二十五歲，N、N、開始說，這是一件遠了的故事，可不是？我正得着我的自由，動身到外國去，並不是爲「補足我的知識」，像人家所說的，只是簡單地因爲我要見見世面。那時我是健康，年輕，快樂；我從不缺少金錢；也還沒有煩惱來纏擾我；一無所慮；我稱心怡意的生活着，總之，我享樂我的青春。竟連人類的榮華比一株植物還短促的這個思想也沒有。青年吃着那很好的蜜糕，而還以爲這是日常的麵包。可是到某個時間人會想望那怕是一小塊的麵包。呵，何苦在這裏發表議論呢！

我沒有目的，沒有計劃的旅行着，我停留在凡我所喜歡的地方，我再遠行，當我一感到想望看見新的面目時，是的，新的面目。那正是人們使我發生興趣；我討厭去參觀那些奇異的建築，講究的博物館；只叫看到I Lohmlakei⁽¹⁾，就惹起我一種愁悶與厭惡之感；在特萊斯特的Grumel-Gevelbe⁽¹⁾裏，我幾乎要瘋了。自然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感應，但是我不愛牠那世俗所稱讚的美，牠那奇特的山，岩石或瀑布；我不愛牠那使我拘謹的威勢。反之，人類的面目，這樣地充滿了

生氣，人們的議論，他們的舉動，他們的笑聲，就是這些，是我所不能缺少的。在一大羣人的中間，我總是感到舒樂而像安心了的；我喜歡往別人所去的地方，別人叫喊時，我也叫喊着，以及看他們與我同時的叫喊。我觀察人們作消遣……。真實地說，我並不觀察他們，我把他們快樂地研究，用了一種不知足的好奇心。呵！我太遠離我的事故了。

是的，二十多年前，我住在一個德國的小城裏，Z，靠萊茵河的左岸。我找求孤獨；我正受到了失意的事，因了一個年輕的寡婦，是我在溫泉療養地所認識的。她很美麗，聰明；她對大家賣弄風情，我，作孽的，她起初鼓勵我，後來她狠狠的中傷了我，把我犧牲了，爲了臉色紅潤的巴維哀爾⁽²⁾地方的一個年青中尉。我該承認這個傷痕是並不十分深的；但我以爲把我暫時沈在愁悶與孤獨中是必要的……——青春有什麼不好玩的！所以那時我便住在Z城……。

這個城的使我歡喜是爲了牠的地位處在兩個高的小山的腳下，爲了牠的破舊的塔與城牆，牠那年深日久的菩提樹，牠那流向萊茵河的清溪上的高橋，末了，特別是，爲了牠的美酒。在狹小的路上，那美麗而嬌小的金髮德國女子，當遇到一個外國人時，用了一個討人歡喜的細聲說：「Gutenabend—」晚間，她們散步，當太陽下山的時候——那是在六月裏——其中有幾個直到月亮從那陳舊屋宇的尖頂後升起，路上的小石子清楚地顯露出在牠那不動的光線下時還不去。我愛無目的地蕩遊在城裏：月亮好似呆呆的從那純潔的天上凝視着，那城市，在這注視下，和平地守

着夜，整個浸潤在這充滿了安靜而輕輕刺動着靈魂的光明裏。峨特式的高鐘樓之頂，那公雞閃耀出牠淡色的金光。在河面暗黯而發光的波濤上，也反映出金色的光；狹小的窗子裏，青磚石的屋簷下，細細的蠟燭（德國人是很經濟的！）正熒熒地燒着；在石牆圈的裏面，葡萄秧好似幽密地露出牠們捲曲的鬚；有幾個影子迅速的過去，在舊井的近處，三角形的場上；徒然間，聽到一個守夜者的無精神的警笛聲；一隻和順的狗答出唁唁然的低聲；空氣溫柔地拂着臉；菩提樹有那般馥郁的氣味，竟使心胸呼吸得愈來愈深，而「Gretchen」這個名字，——用了驚嘆或問訊的口氣——忍不住要說出口來。

小城Z位在離萊茵河兩公里的地方。我常常到那裏去觀望這條莊嚴的河流，長久的坐着，在一隻石橈上，一枝極大而孤單的榛樹下，盡力把我沈入於夢想我那不忠實的寡婦。位在樹枝的中間，一尊小小的聖母像，一付差不多是孩童的面目，胸口顯出一個刺有七首的紅心，對我憂愁地望着。對岸是小城L，比我所住的Z城較大些。一個晚上，坐在我歡喜的那隻橈子上，我一會兒望着河流，一會兒望着天空，一會兒望着那葡萄藤。在我面前，好些金髮的頑皮孩子拼命地爬到一隻人家拖在河灘邊的船背上，牠翻轉身，露出牠的塗柏油的船身。好些小船，同着牠們半張的帆，慢慢的前進着；微漲的綠色波浪，輕輕地響着，在我面前溜過。徒然的，有聲音送到我耳邊，我留心聽：L城裏奏着一隻華爾茲(3)……大提琴發出那斷續的聲音，提琴曼長地唱着，笛子大

膽地吹着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我向走近我的一個穿着粗布羊毛絨馬甲，藍襪子，鞋子上有扣的老者問。

「這些是從B……來的大學生，爲了他們的「Commers」的。」

「我去看他們的「Commers」也好，並且我還沒有到過L……」我心裏想。

我找到一個過渡的，於是我就抵了對岸。

(1) 德國著名建築。(譯者註)

(2) 巴維哀爾德意志聯邦之一。(譯者註)

(3) 舞曲之一種。(譯者註)

也許有人不知道這個所謂「Commers」是一種聚合同一個地方或同鄉籍的大學生（Landemannschaft）的盛宴。差不多所有參與這「Commers」的人都穿着舊時傳來的大學生服裝：匈牙利的外衣，高的長靴，鑲着各色錦條的小帽子。學生們爲這晚宴而集合的，慣常有一個Senior主持，就是說一個資格最老的，他們喝着Landesvaer、Gaudeamus，抽烟，侮辱那些「非立斯丁」①，直到早上，有時候他們帶了一個音樂隊來。

這樣的一個「Commers」舉行於「」，在一個太陽商標的旅館的園子裏，靠着馬路。旅館上面與園裏飄揚着旗子；靠近剪修過的菩提樹，學生們就桌而坐，桌子下躺一隻極大的狗；旁邊一個長春籐亭下，那些音樂師起勁地奏着，不時的喝着啤酒，用來提他們的精神。路上近着園的矮牆邊，聚攏了一羣人衆；L的良善居民不願失卻看他們過路客的機會。我混入在這一羣觀衆裏。我看着這些學生們的面貌感到興趣，他們的興奮表情，他們的呼喊，他們那青春無邪的撒嬌，他們的有精神的眼色，他們沒原由的嗤笑——世上最好的笑——所有這個年青而新鮮的生活的快樂

的搖動，這往前的跳躍不問是什麼地方，不管何處只要是向前的。這個充滿了天真與純摯的自由，感動我而令我奮興。

「要是我也同他們去玩？」我自問着。

「阿細雅，你夠了麼？」忽然間在我後面一個男子的聲音說着俄國話。

「再等一歇，」一個女子的聲音回答，同樣是俄國話。

我迅速的轉過身來。我的視線落在一個戴着俄國帽子，穿着寬闊外衣的年輕男子身上；他的手臂被一個中等身材的少女攙着，她戴着草帽，那帽子遮住了她面的上部。

「你們是俄國人？」這問句不由我自主的脫了出來。

年輕的男子笑着說：

「是的，我們是俄國人。」

「我簡直一些也沒有料想到……在一個如此偏僻的地方。」我開始說。

「可是我們，也這樣，」他攙入了說：「呵！這樣很好。請允許我把我自己介紹。我叫加基納，這是我的……」他遲疑了一會，「……我的妹妹；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麼？」

我說了我的名字，我們就談起話來了。我纔知道了加基納也與我一樣，單是爲了自己的高興而旅行着，是在八天前到L城的，他覺得這地方有趣。真實地說，我不歡喜在外國交識俄國人。

我能老遠認出他們，看了他們的舉止，他們服着的樣式，特別是充滿了自滿與輕蔑，有時竟高傲的態度，忽然變成了謹慎與膽怯，……陡然間，他們側耳聽着，他們的眼色憂愁地無目的地四面望着……「呵！上帝呵，我可偶然的做了一件錯事？人家在譏諷我？」這，好像是這個不知所措的眼光所說的……一歇，又重新顯出了那莊嚴的臉紋而時時又夾以帶着怕懼的萎靡不振。是的，確實的，我避忌這些俄國人，但是加基納，他，第一面就使我歡喜。世上是有那些爲人所歡喜看的有福的面孔：你會說牠們使你溫暖而給你溫柔。加基納的面貌，恰恰是這樣一類：可愛的，同了那充滿着溫柔的大眼睛，細潤而捲曲的頭髮。他說話的樣子，就是不去看他的面部表情，只聽着他的聲音，也會使你感覺他是在笑着。

這個年輕女子，他用了他的妹妹來介紹的，起初使我覺得是很溫文爾雅的。在她那略帶褐色的圓面孔的比例裡，有一點特別，一個小小而美麗的鼻子，孩子似的兩頰，黑而有光的眼睛。她的身材美好，只是還覺得太細長一點。她與她的哥哥沒有相像的地方。

「你高興到我們那裡來麼？」加基納對我提議，「我覺得我們已看夠了德國人。我國的大學生，早已把窗子打碎，椅子摔破，但是這些學生實在太安靜了。回去好罷！阿細雅你看怎樣？」

少女俯了一下頭，表示同意。

「我們住在這裡附近，那高處，」加基納繼續說，在一個葡萄園的中間，一座孤另的小房子裡。我們在那裡很好，你來看好了。我們的女房東答允了爲我們預備凝結的牛乳。天快要暗下來了，在月亮下渡萊茵河，對於你更有意思。」

我們動身走了。出了城的倭門後（這個城的四周有舊的石牆包圍着，牆上的雉牒齒還沒有個傾毀）。我們到了一個草場，又沿着一垛牆走了近百步，我們在一扇狹小的門前停下。加基納開了門，叫我們由一條峻峭的小路上去。葡萄籐長在兩邊，在小山側面築成層樓式的平臺上面，太陽剛落下去，一線微弱的紅光照着棕色的葡萄秧，巨大的葡萄棚，完全被大大小小的石灰塊所遮蓋着的乾燥的泥土，一個小屋子的白牆，同了四扇光亮的而框子已陳黑的窗子；這個屋子是位於小山之頂，我們攀登上去。

「這就是我們的住處，」加基納高聲說，當我們一近屋子時，「這是我們的女房東，她爲我們擎牛奶來了。Guten Abend, Madame! 我們去就座罷。但是就座以前」，他接着說，「請你望一下你的四週……怎樣的一幅好風景呵！」

的確，那風景是非常的美麗。萊茵河在我們的脚下，牠那棕色的兩岸中間完全是銀色的；一個地方，牠好像在金色的落日下燃燒着。那小城躲避在河邊，顯出牠的屋宇與街道；小山與田畝四面大大地展開着。在我們下面的風景雖然美麗，但在我們上面的風景更爲美麗。我特別是被那

天空的清純與深沈，空氣的奕奕明潔所打動，那空氣，新涼的，輕薄的，微微的波動着，浪形似的滾着，好像牠感覺到在這高處是更自由似的。

「你們的住屋選擇得真好，」我說。

「這是阿細雅找着的，」加基納回答。「好！阿細雅。」他接着說，「你去吩咐，叫她一起都拿到這裡來，我們就在露天晚餐罷。在這裡，可以更清楚的聽音樂。你可曾留意到，」他接下去對我說：「有些華爾茲近聽一點價值也沒有，因為那聲音好像通俗而粗野的，但是遠聽時，就變得極美麗！牠啓發我們所有的浪漫情緒。」

阿細雅——她的名字是阿娜，但加基納叫她阿細雅，容許我與他同樣的叫着罷——走往屋子裡去，一會兒同了女房東回來。她們兩個人拿了一個大盤，盤裡是一罐牛奶，碟，叉，糖，水果與麵包。我們就座後，便開始吃起來。阿細雅去了她的帽子；她的黑髮剪飾得像一個男孩，大的捲球掛垂在她的頸旁耳邊。起初，她對我很拘謹，但加基納對她說：

「阿細雅，不要再那樣的拘束着罷！他不咬人的。」

她笑了，一刻後，她對我說話了，有好幾次。我從未見過一個比她更好動的人。沒有一刻工夫她是安靜的；她立起來跑到屋子裡去，又回來，低聲地唱，時時古怪地嗤笑；她的笑，好像並不是笑她所聽到的，却是笑到她腦子裡的名個思想。她的大眼睛直視着，極明亮，大膽的樣子，

但有時候她微微的垂下她的眼色，成爲深沈而溫柔的了。

我們閑談了近兩小時。白日消逝了，暗下來的日光，起初火似的，後來淡紅色，再成爲灰白無光，慢慢的溶化而變了夜，可是我們的談話繼續着，安靜地，柔和地，好像圍在我們四週的空氣一樣。加基納叫人拿了一瓶萊茵河的酒來；我們不匆不忙的喝着。那音樂總是往我們這邊送來，牠的音調好似更和緩而更溫柔的；城裡與反光的河面上都點起了火。忽然間，阿細雅低下了頭，她的髮球遮沒了她的眼睛，她靜默着，嘆着氣，接着，對我們說她有睡意，就到屋子裡去了；可是我却望見她好久立在關着的窗子後面，不點一枝蠟燭。月亮終於起來了，牠在萊茵河的水裡玩弄牠的光亮；一下子什麼都變了，有的變得明亮，有的變得黑暗，就是在我們凹凸玻璃杯裡的酒，也閃出神秘的光亮。風息了，定定的，好像收起了牠的羽翼似的。地面上發出一種我不知道怎樣的溫溫的深夜的香氣。

「可以走了！」我高聲的說，「否則我找不到一個過渡的了。」

「可以走了，」加基納也說。

我們重取那條小路下去。突然，石子在我們後面轉動：原是阿細雅追上我們來。

「那你並沒有睡？」她的哥哥問她，但她沒有回答一個字，却向我們前面跑去了。在旅館的園裡，那些學生們最後所點的油燈，正在漸漸的熄下去，燈光從下面照着樹葉，造成一個奇奇的

景緻。我們在河邊見到阿細雅：她正在與過渡的談着話。我跳上了那小船，就辭了我的兩個新朋友。加基納約次日來看我：我握了他的手，又伸手向阿細雅，但她只是望着我搖搖頭。小船就離開岸，向急流的江心划去。過渡的，一個敏捷的老者，用力的把槳插入那黯黯的水裡。

「你到月光的反映裡去了，你把牠破碎了，」阿細雅對我喊着。

我俯視：在船的四週，只有那黑的波浪顫動着。

「再見！」她的聲音重又喊着。

「明天見！」加基納接上去說。

小船靠了岸，我下船歸來。對岸已沒有一個人。月亮的反光又照着如金橋似的穿過全河。那陳舊的拉力的華爾茲的聲音疾走而來。加基納說得好：我感覺到所有我心的纖維都在那裡嘆息；接應着那纏擾的音韻。我由暗黑的草原，回到我的寓裡，一路慢慢的呼吸着那清香的空氣。回進我的小房間裡，靈魂充滿了一種悠長的溫柔與一個模糊而難以確定的期待。我覺得幸福……但是爲什麼幸福的呢？我什麼也不希求，我什麼也不夢想……。我是幸福的。

快樂的感情這般地充塞了我，我攢進被窩，差不多笑了出來。當我正要閉眼的時候，一個念頭到我腦中來，就是整個黃昏，我一次也沒有回憶到我那殘酷的美人……「這是什麼意義？」我自問着，「我不再，戀愛她了麼？」可是這樣自問了之後，我就入睡了，像一個孩子在他的搖籃

裡。

(1)德國學生給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驕傲的稱呼，特別是商人小販之類。（譯者註）

三

次日早上，——我已經醒了，但還沒有起身——聽到在我窗下一枝手杖的聲響，一個我立即就聽出來的加基納的聲音唱起來了：

「你睡着麼？六弦琴。」他說。

「我把你驚醒了……」

我急忙的爲他開了門。

「早安！」加基納一邊說，一邊進來，「我大清早來驚擾你，可是你看這是怎麼的一個清晨：新鮮，露水，唱着歌的黃鶯……」

同了他那捲曲而光亮的頭髮，露出的頸項與那玫瑰色的面頰，他自己就新鮮得像這清晨一樣

我穿好了衣服；我們就到那小園子裡去，坐在一隻橈子上，叫了個咖啡，開始談起話來。加基納告訴我他前途的計劃：手頭有一筆還大的財產，不受任何人的管束，他有意專心於繪畫；却



懊悔打算得有點太遲了，空擲了許多的時間；在我這方面，我談及我自己的計劃，並且在談話中，順便我告訴他我失意的愛情的秘密。他用了一種好意聽着，但是，我觀察到我的苦痛並不感動他熱烈的同情。有一二次爲着禮貌上的關係，他也和着我嘆息，接着，他邀我到他家去看他的工作。我立刻就同意了。我們不見阿細雅在家裡。女房東對我們說她去看「廢墟」去了。離L近二公里，有一個封建時代別墅的故址。加基納在我面前打開了他所有的畫稿。在他的工作裡，有許多的生氣及真實，也有一點自由與寬大；但是沒有一張是完工的；至於畫，我覺得忽略而欠切實。我老實告訴他我的意見。

「呵！對的，」他承認而嘆息了一聲，「你說的對；這些都是極壞而不成熟的。但是有什麼法子呢？我沒有好好地學習過，並且也是我們斯拉佛極惡的惰性所致。當你夢想工作時，你就像一隻飛翔的鷹：好像地球都給你移動的——可是一到動手做時，你就感到薄弱而困倦。」

我便鼓勵他，但他做了一個感慨的手勢，一邊收拾起他的畫稿，滿捧兩手，把牠們擲在榻上

「假如我有一點耐心的話，我可能成功，」他含糊地呻吟着；「不然，我就老是一個大腹賈。我們還是去接阿細雅罷。」

我們動身走了。